《备急千金要方》以寒热为纲治痢的 方药特点探析

吴茜^{1,2},张声生²,王瑞昕¹,刘子彰¹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北京 100010)

摘要:《备急千金要方》所载的治痢篇为现存最早的治痢专篇。孙思邈以寒热为纲将"痢病"分为"热 痢""冷痢",其治疗"痢病"先辨寒热,治热痢常以黄连为主药加减组方,善用消法开滞破结;治冷痢以温中 散寒止痛为主,兼以固涩。孙思邈治"痢病"又常寒热并用,以平调寒热、制性存用,或以温下法治久痢通下破 积、并根据药物的不同制法调节寒热偏盛。文章旨在从寒热角度分析《备急千金要方》治痢篇的遣方用药特点、 以期对现代中医学"久痢""痢疾"等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备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 久痢; 痢疾; 休息痢; 寒热辨证; 溃疡性结肠炎; 细菌性痢疾 基金资助: 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No.Z181100001718218)

Discussion in Invaluable Prescriptions for Ready Reference for recurrent dysentery from cold-heat syndrome

WU Qian^{1,2}, ZHANG Sheng-sheng², WANG Rui-xin¹, LIU Zi-zhang¹

(¹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²Digestion Center,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The treatise on the treatment of dysentery recorded in Invaluable Prescriptions for Ready Reference is the earliest existing treatise on dysentery. According to the therapeutic theory used by SUN Si-miao, dysentery was divided into 'heattype diarrhea' and 'cold-type dysentery' based on nature of cold and heat. SUN Si-miao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discriminating cold and heat when treating dysentery. To be specific, the heat-type dysentery was generally treated by using a modified prescription based on Coptis chinensis, and SUN Si-miao was good at using the method of elimination to relieve stagnation and disperse lumps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Simultaneously, cold-type dysentery was managed by warming middle-jiao to dispel cold and relieve pain, combined with inducing astringency. Meanwhile, SUN Si-miao often emphasize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cold and heat in the treatment of dysentery, with the aim to achieve a balanced regulation of cold and heat, to control the property of a drug while play its proper function through the compatibility of drugs. Alternatively, SUN Si-miao also applied the warm and purgation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dysentery to dredge intestines and improve food accumulation. Besides, SUN Si-miao paid attention to regulate the excessive cold and hea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rug prepar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d 'cold and heat' in Invaluable Prescriptions for Ready Reference, expecting to provide clinical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from the theory of cold and heat.

Key words: Invaluable Prescriptions for Ready Reference; SUN Si-miao; Lingering dysentery; Dysentery; Recurrent dysentery; Cold-heat syndrome; Ulcerative colitis; Bacillary dysentery

Funding: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Study on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Capital (No.Z181100001718218)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被后世尊称为"药 称《千金方》,为唐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医药学名著,

王",其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1]与《千金翼方》并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百科全书[2]。"痢病"

通信作者:张声生,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3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邮编:100010,电话:010-52176634 E-mail: zhss2000@163.com

为《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五·脾脏方》(以下简称《要方》)所载杂病中的一门,以下利次数增多、便脓血、里急后重为主要表现,相当于"久痢""痢疾"等病^[3]。 孙思邈以寒热为纲将"痢病"分为"热痢""冷痢",其遣方用药常寒热并用,在消化领域目前的治疗中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要方》中的治疗"热痢"及"冷痢"的方药组成,对孙思邈从"寒热"角度治疗"痢病"的思路及组方用药规律进行归纳总结。

孙思邈对"痢病"的认识

"痢病"首见于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孙思邈沿用了"痢病"的病名,并在巢元方专论病源和证候的基础上,增加了方药应用。孙思邈于《热痢第七》论中提及:"余立身以来,三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乃至移床就厕,其困笃如此",言"痢病"可致大便次数增多,孙思邈又根据寒热偏盛将"痢病"分为"热痢""冷痢",言"冷则白,热则赤"。热痢多因内生或外感湿热蕴结于内,阻滞气机,下迫大肠,迫血妄行,以便血为多见,或见便下臭秽、里急后重、腹中急痛等;冷痢多因纳食生冷、寒邪直中脏腑,致泄泻不止,或失治误治而迁延不愈,损伤脾阳所致久泻久痢,可见腹中冷痛、便下清稀、下利滑脱、完谷不化等。《要方》方证同条、详细而系统地记载了两种"痢病"的不同,进一步提高传统医学对"痢病"的认识及治疗。

《要方》治"热痢""冷痢"的方药探析

孙思邈将古方、经方、单方及平素验方融为一体,针对"热痢""冷痢"的不同临床表现,提出"热则多益黄连,去其干姜;冷则加以热药"的治疗大法。《热痢第七》《冷痢第八》共载治痢内服方53首,本文将孙思邈治痢的遣方用药特点归纳如下。

1.《要方》论治热痢 《要方》治疗热痢多用清法,用药常以黄连为主,兼用其他清热燥湿药。黄连为治痢之要药^[4],孙思邈于《千金翼方·草部上品之下》自论黄连:"味苦,寒、微寒无毒。主热气……肠澼,腹痛下痢……五脏冷热,久下泻脓血"。可见黄连苦燥可坚肠胃,又可清热化气,故孙思邈常将黄连用于下痢脓血、腹痛发热者。热挟湿重者,常表现为"滞下脓血,日数十行",孙思邈加佐黄柏清热燥湿,书中所载用及黄柏处,皆与黄连联用。宋代刘完素承此用,言:"诸苦寒药多泄,惟黄连、黄柏性冷而燥,能降火去湿,而止泄痢"。对于热痢久不愈者,

孙思邈常减少黄连用量至3~6分(唐代药秤1分约为3.54g^[5]),或取黄连1斤,制为"蜜丸如梧子"多次少量服下,并常用汤药中"加黄芩二两,更作服之"治久痢,以清肃余热,其味苦亦可燥湿。暴痢热毒壅盛者,孙思邈常用黄连2~5两(1两约为14.17g^[5]),并以黄柏、黄芩"三黄"去热毒。三黄白头翁汤以"三黄"、白头翁、犀角泻心胃之大热,治"赤如烂血,滞如鱼脑,腹痛壮热"之热毒炽盛证。茯苓汤以"三黄"调和寒热之力,主治虚寒所致本虚极亢、真寒假热之热痢,以姜、桂、参、苓等热因热用、固护脾胃、兼取发越,而其表现为下痢脓血之热象,故以三黄合栀子苦寒直折,再配甘草、大枣等甘缓之剂调和诸药、平复虚极。

此外,针对热结肠腑者,孙思邈常以消法先开滞 化结,常用白头翁、鼠尾草等,白头翁、鼠尾草功用相 似,均可清热凉血、散结气^[6],孙思邈论白头翁功用:

"主温疟,狂易寒热,癥瘕积聚,瘿气。逐血止痛,疗金疮"^[7],故孙思邈用白头翁清热解毒外,常取其通滞散结之功,多用于暴痢之难治者。鼠尾草通滞之力较白头翁稍弱,常用于久痢的治疗。孙思邈以地榆配鼠尾草"治下赤连年",以地榆加强止血之功,或加秦皮入肝经敛血、清热燥湿,蔷薇根除风热而利关节,以散邪气,亦体现了孙思邈治疗久痢收散合用的思路。

2.《要方》论治冷痢 孙思邈于《冷痢第八》所言之"冷痢"多为下痢日久之虚寒痢,用药常以干姜为主药。《神农本草经》论干姜:"主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澼下痢。寒冷腹痛"。孙思邈于《千金翼方》中对干姜功用的叙述与上相似,常用之以去脏腑之陈寒,如建脾丸以干姜等建中州之气,去冷积之滞,常配以甘草、人参等。畏寒甚者,可加川椒,川椒为纯阳之品,入脾、胃、肾经,

"以醋渍一宿……煮作粥, 空腹顿服之"减弱其发散之性, 重用其温中之效; 肝寒较甚者孙氏常益以吴茱萸, 少阴虚寒则益细辛、肉苁蓉, 远志、五味子人心经补火生土; 或取干姜辛温散寒之功、化痢有表邪难解之疾, 见于"治下痢绞痛肠滑不瘥方", 配以紫苏兼以顺气解表、淡豆豉解表除烦; 或以干姜治腹痛, 常用干姜、当归各三两, 当归补血活血、通经止痛, 可见于驻车丸、大桃花汤等, 腹中寒气凝结之腹痛常配以薤白通阳散结、行气导滞。冷痢伴有呕吐者, 常"加橘皮三两"降气止呕,下痢脓多者"加浓朴三两"温中燥湿。

因冷痢常经久不愈,患者体虚,常出现下痢滑脱 之症, 孙思邈于治痢方药中常加入涩肠敛气固脱药, 常用赤石脂、石榴皮、乌梅等。《伤寒论》中桃花汤以 赤石脂"治少阴病下利脓血", 孙思邈取其固下焦之 脱,并取干姜温化中焦,益以补益气血之品而成大桃 花汤,为"治冷白滞痢腹痛方"。乌梅酸温,专收耗散 之津液, 入肝防止肝木克伐脾土。石榴皮酸温涩可固 五脏之脱,治久泻久痢常以酸石榴皮,焙、研为末, 以米汤送下。除上述温涩药外, 孙思邈治久痢亦常加 入性平之药,以丸剂或酒服,可长久服之,如龙骨、马 蔺子等。《药性论》中说道龙骨可"逐邪气,安心神, 止冷痢及下脓血",又可敛汗涩精,生肌敛疮,故可见 于"虚劳羸瘦身体重……泄痢不止方";亦有马蔺子 性平味甘,破血软坚,可治赤白痢,《要方》以马蔺子 散治"积冷痢下白脓",合附子、干姜等温中化积破 滞,而不耗伤正气。

孙思邈"寒热并用"治痢

《要方》治痢以寒热为纲,治热痢当加以性寒凉之药、冷痢益以温药,然观其所载方剂又不拘泥于此,张璐于《千金方衍义》中论孙思邈治痢用药,"热痢方中每兼干姜、附子,冷痢方中恒用黄连、大黄"。故于《要方》中寒热并用之方剂十分常见,本文总结4种用法如下。

1. 寒热错杂, 温清并用 对于寒热错杂的"痢 病"患者、《要方》常以黄连、干姜配伍使用以寒热同 治, 温清并用, 各奏其效, 其代表方为驻车丸。驻车 丸用于"治大冷洞痢肠滑,下赤白如鱼脑,日夜无度, 腹痛不可忍",为久泻久利、寒热错杂之专药,由黄 连、干姜、当归、阿胶四味成方。《千金方衍义》中论 四药配伍"冷痢得干姜可瘳, 热痢得黄连可瘥, 冷热 交错得姜、连可解,阿胶可滋干姜之燥,当归可和黄 连之寒",大剂量黄连与温补药同用,无助长寒热偏 盛之嫌,可寒热同调,兼具滋阴之功,加以醋制活血 止血。孙思邈治疗寒热错杂的"痢病"多以驻车丸基 础化裁而来,根据寒热之轻重,据上述热痢、冷痢治 法增减寒热用药比例。腹痛较重者,常于驻车丸加鼠 尾草去寒热之积,为"治下利绞痛肠滑不可瘥方"; 下脱甚者,加石榴皮、黄柏、甘草而为黄连汤,清热、 酸温之品并用,增驻车丸之补益、固涩之性而不助余 邪。浓朴汤为驻车丸增黄连用量,去当归加厚朴、石 榴皮,治"治三十年久痢不止者",适用于病程长、临 床表现寒热错杂的"痢病"患者。

- 2. 冷热偏盛, 制性存用 在寒热偏盛较为明显 的"热痢"或"冷痢"的治疗中, 孙思邈常加用1~3味 与方中君药、臣药药性相反的药物,以防止治疗热 痢过于用药寒凉而正气亏虚,或防止治疗冷痢过程 中生出郁热, 取其制性存用之意。热痢常佐以温热之 干姜、附子等,冷痢常佐以寒凉之黄连、大黄、黄柏 等,组方以白头翁汤、乌梅丸为代表。《热痢第七》中 白头翁汤为治热痢久病不瘥方,由《伤寒论厥阴》之 "白头翁汤" 增减而来, 取其治伤寒厥阴热利下重之 功效, 黄连、黄柏、白头翁、秦皮苦寒直折清热, 再加 干姜、附子制寒凉之性,以防止苦寒中伤脾胃,并增 赤石脂、龙骨增其固涩之力, 粳米、阿胶、当归等补 养气血。《冷痢第八》中乌梅丸治疗久泻久痢、中阳 不足之症, 取乌梅、干姜、桂心、吴茱萸、川椒等温中 固脱, 因久病损及脾胃, 运化失权, 考虑到一味温补 可能有余热沉积, 孙思邈又于本方中加入四两黄连, 以调和药性, 而不影响补益之功。诸如此类用法, 于 《要方》治痢中所见较多, 其以反佐之药调和寒热的 治法可广泛应用。
- 3. 开郁破结, 温下破积 孙思邈治痢久痢常以 开郁破结为先,常用下法及消法,其中温下法最能体 现其寒热并用的治疗思路。久痢易损伤中阳,中阳不 足无力推动气血津液运行,常有有形之邪积滞肠胃, 久生浊垢, 胶着肠壁, 侵蚀肠膜, 故孙思邈治疗久痢 常以下法荡涤肠胃,然久痢气血不足使邪气易于凝 结,可佐温药助阳化气,即为后世所熟知的温下法。 其代表方为温脾汤,《热痢第七》《冷痢第八》中各 有一载,大黄大苦大寒、荡涤肠胃、推陈出新,附子大 辛大热、纯阳刚燥、开结破滞, 佐以干姜, 苦与辛合, 能降能通,再以人参甘温补脾益气,共奏"温下"之 功。《热痢第七》温脾汤重用大黄并后下,增其泄热消 积之力, 再加甘草, 助人参补气和中, 为后世所熟知之 千金温脾汤之组成,主治肠虚热积之痢,临床可见以 热证为主;《冷痢第八》篇温脾汤则用于寒积腹痛,因 久泻久痢病体以虚寒为主,故减大黄用量,加桂心助 干姜、附子温中通阳,书中载"今治积久冷痢,先以温 脾汤下讫,后以建脾丸补之",可见孙思邈尤其注重冷 痢通下后中气的健运, 当于温下法去浊后, 加强补益 之力。
- 4. 制法多变, 以调药性 孙思邈最善用药, 对方 药治法的应用亦十分考究, 常以粥服、醋制、丸制、 后下等服药、炮制方法调和药品寒热之性。 孙思邈谓

"新服药胃安调,当稀糜助药力",对于初始用药的患者,以粥送服、和而不烈。又常以苦酒渍药,以加强温敛之性或减弱峻下之力,如乌梅丸以苦酒浸渍乌梅一晚,陟厘丸中以苦酒酸收防己、香豉。对于久泻久痢的患者,孙思邈常以蜜丸和药,可持续缓和地发挥药效,尤其在治疗冷痢的诸多方剂中,常以丸剂饭后服用,皆为此意,同时针对患者虚寒的程度不同,丸剂可选用粥服、酒服。亦有苦参橘皮丸治热毒痢,方中寒凉药大多峻猛,《千金方衍义》论:"此方辟除热毒最迅,而丸服之法最缓,不过藉以为应敌之需,非但不可峻攻,而久服尤为不宜"。此为以丸剂治暴痢之用,常以水冲服。在大黄的应用上,孙思邈根据患者脾力能的不同,治热痢"临熟下大黄",冷痢则未后下,以防攻伐太过,此亦为孙思邈根据患者体内寒热偏盛斟酌用药的具体体现。

小结

《要方》治痢篇作为最早的以方药治痢的专篇, 其以寒热为纲治痢的思路为"痢病"的治疗提示了 新的方向, 为后世医家治疗"久痢""痢疾"等奠定 了寒热辨证的基础。由于《要方》成书年代较早,书 中未提及"痢病"是否具有传染性。目前,由于公共 卫生防疫体系日益健全, 肠道传染病的发病显著降 低,在运用中药治疗肠道传染病方面也有所忽视,对 急性菌痢难治者仍可予白头翁汤清热解毒、燥湿止 痢。孙思邈的相关方药目前也用在溃疡性结肠炎的 治疗中,《要方》中治疗"热痢""冷痢"的方药可分 别应用于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缓解期的治疗中,张 声牛教授针对急性期大肠湿热所致的的下利臭秽、 里急后重、肛门灼热等症,治疗中多用黄连,因其兼 具清热解毒、祛湿坚阴之功;缓解期常见中焦虚寒甚 者, 张教授临证常选用不同制法的干姜、炮姜、姜炭 治疗下痢,干姜温中辛散之力最强,可回阳通脉,炮 姜作用持久缓和、能走能守,长于温中止痛、止血止 泻,姜炭去辛散之力,守而不走,止血可有奇效;肾阳 亏虚常益黑附片、肉桂、补骨脂、骨碎补等药[8-9]。驻 车丸现被称为治疗休息痢之专药[10], 因其寒热阴血

同调,可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任何时期,作为基础方合并他药为用,常表现为腹中隐隐灼痛,便下鲜血黏稠,或便下干结有或无血丝黏连等,合白头翁汤可清化湿热兼养阴血^[11],合温脾汤可用于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脾胃虚弱、气血不足之证^[12]。温脾汤现多用于治疗本虚标实、寒热互结之溃疡性结肠炎,亦有将其用于慢性复发型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13],乏力、下坠重者加用黄芪,对镜下充血、水肿等湿热证候较为明显者,可再加黄连清热,或《和剂局方》之香连丸清热散结。可见,《要方》所载方药及中医理论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临证中可予参考。

参考文献

- [1]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78-285
- [2] 孟静岩,马佐英. "脾主运化"理论与应用.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2017:42-44
- [3] 钱超尘,温长路.孙思邈研究集成.北京:中医古籍出版,2006: 807-808
- [4] 彭成.中药药理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03-104
- [5] 吴慧.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 105-114
- [6] 清・张璐.刊千金方衍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325-336
- [7]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校释.李景荣,等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48
- [8] 沈洪.溃疡性结肠:中西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南京:东南大 学出版社.2012
- [9] 李高见,张声生,张旭,等.张声生教授从"对立病机"论治溃疡性结肠炎经验.天津中医药,2020,37(1):23-26
- [10] 张旭,周强,吴兵,等.张声生从"寒热""气血"论治溃疡性结肠炎.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7):2885-2887
- [11] 彭怀仁.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六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93
- [12] 宁泽璞,蔡铁如.国医大师专科专病用方经验 第2辑 脾胃肝 胆病分册.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171-173
- [13] 颜勤.医案精选-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徐学义经验传承.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86

(收稿日期: 2020年6月5日)